

一犁春雨

◇陈嘉瑞

几日阴雨，阴倒是实的，雨就有些勉强了；要像古人说的“一犁春雨”，尚达不到。比而推之，状其为“一锄春雨”，倒是实在。

雨太少了，去年冬天雪少，今年春雨也不多。陕南的朋友发来微信，说春上雨少，明前茶的嫩叶进得出也艰难。又有朋友从陕南古镇回来，说今岁的油菜花还没长起身。山南山北的山沟里，也很少能看到丰沛的溪水。

雨水都去了哪儿？不光鱼儿离不开水，其实所有生物，无论动物还是植物，都离不开水。春季，雨水尤其珍贵。当年杜甫逃难蜀城，不由得替农人担忧，有《春夜喜雨》诗。在杜甫眼中，此时的雨，实在是好雨；因为它巧合时令，懂得这个时候，它该降临。不但适时降临，还巧择时机，在农人酣眠的夜

晚，方伴着微风，悄悄落下。如此通灵之雨，知节体人，润物无声，于天下苍生，实在是有甘霖之恩了。

春雨可贵啊。雨是如何形成的呢？西汉哲学家董仲舒认为，雨的形成是“阴阳二气之初蒸也，若有若无，若实若虚，团攢聚合，其体稍重，乘虚而坠。风多而合速，故雨大而疏，风少则合迟，故雨细而密”。他说雨的形成是阴阳二气蒸腾交融产生的，这正是如今科学上解释的暖湿气流遭遇了冷空气。至于说到雨滴的大与小，大的雨滴是风大，雨滴在空中相合形成的。没有风或风较小的话，雨珠则少有彼此融合，也便就是细雨了。春季少有大暴雨，牛毛细雨是常态，故而春雨常会“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”。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，对于大半个中国北方地区来说，春季都是少风

的季节，所下的雨大都是细雨。这样的细雨，对于农田来说，便如同甘霖一般。

四季交替，时序更迭，春耕秋收，农夫多功。一年之计在于春。而春耕时节，雨水尤为关键。农人的经验，播种季节地里的墒情一定要好。或是去冬有足够的大雪，所谓的“瑞雪兆丰年”；或为今春有适时的春雨。这里的春雨，不但要适时，还要足量，墒情要好，如此种子才能够种下去，种芽才能够生出来。应该是多好的墒情呢？古人的经验是：一犁春雨。一犁的春雨降下来了，农人整理好田地，前耕后种，种子，就会顺利发芽，农人一年的收成也便有了指望。

“天上碧桃和露种。”晚唐诗人高蟾写的这句诗，讽刺的是当朝的科举黑暗，

然借指春日农人的适时下种，却是一般道理。种子，是要趁着墒情，及时下种的。否则，人误地一时，地误人一年。此时，一犁春雨的墒情就显得十分重要了。南宋名臣袁甫有诗：“一犁春雨趁农耕。”这个“趁”字用得好。“趁”有随机、巧妙利用机会的意思，正说准了春时春雨和播种相配合的关键。看来，袁甫是一个懂农惜农的好官。“一犁春雨”，多好的农耕词汇哇！它湿漉漉、油汪汪的，腐熟以后温湿地铺好了土地的产床，等待着即将入土的千万颗种子。

春天是播种希望的季节，“春种一粒粟，秋收万颗子”。而何时再有春雨呢？是今夜，还是明晨？其实农人的心里，期盼许久的霏霏细雨，一定已从天宫出发，奔赴在降落的路上了。听，春雨的脚步近了！春雨飘落在迷雾一般的田野上，无声无息……农夫的额头，凝固的皱纹开始舒展了，一口口吐出的烟雾，渐渐拂出了古铜色的笑意。农人的希望，伴随着眼前的春雨，开始着床了。

——摘自《西安日报》

玉兰花开满庭芳

◇安宇彰

单位旁边有一条河，叫七里河。河水宽阔、明净，时常有水鸟和鱼儿嬉戏其中。我喜欢午饭后在河边散步，自然的风光会拂去工作的疲惫。随着春光一日日明媚起来，河水在春光的映射下也开始泛起粼粼清波，比冬天时更具精神和活力。

河两岸栽着两排玉兰树，挺拔，俊秀。在大地刚刚透出一阵春气的时候，玉兰就勇敢地鼓起了花苞。玉兰花苞像一盏盏小灯，是那种安装在艺术展馆中的茶褐色小灯，套着丝绒质地的灯罩，精致，典雅，有着浓郁的文艺气息。

春日渐浓，河两岸的草地泛起浓浓绿意，鸟儿们也在春光中起起落落，在河面上留下一阵阵涟漪。此时，那些高大的玉兰树就绽开了笑脸。中午出去散步，还没走到河边，就闻到一阵阵清香。抬头看，正好和那些迎风摇曳的玉兰花打个照面，只见那些洁白的花瓣发出晶莹的光芒，白里透着粉，瓣瓣盛开的花，就像路边新装了一排路灯，崭新，明亮，照得人心一片亮堂。

看花的人，也安静下来，轻声细语，站在花枝下拍照也轻柔柔的。如此，是应该穿白色长裙来拍照的，最好还有藕荷色的滚边花边。玉兰本就是这样的优雅。

周末去植物园跑步，惊喜地又发现了一大片玉兰树，花开正盛，满树的花儿在高大的树枝上迎风摇曳，神采奕奕，宛若天女散花，如梦如幻。花朵有白色、粉色、黄色，种类繁多。远望去，如一片漾着香波的花海。一阵风吹来，花海摇曳，又如海上升起了一片摇曳的霓虹。

北方的春天总是粗犷的。像玉兰花这样洁白如丝绸般细腻的花瓣，凋落在风雨中是那么让人心疼，它们应该盛开在和风细雨中，飘落在柔软嫩绿的草地上，被一只温热的手轻轻捡起来，放在透明的玻璃罐里，泡一盏香气四溢的玉兰花茶。

想起多年前的一个春天去杭州游玩，在杭州法喜寺内，有幸看到一株有着500多年历史、高12米的玉兰树正值花期，色白微香，香味似兰，将古寺映照得春意盎然。此时此刻，多想化作一只小鸟，飞翔在江南烟雨中，徜徉在无边的花海，徜徉在无尽的春天……

玉兰花酷似莲花，只是玉兰花的花瓣微微卷曲，则更添了神韵。莲花自古就有君子之称，高洁，洒落，傲然物外，“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”。玉兰也是如此，不惧早春的寒风，早早地鼓起花苞，带给人们春天的气息，大方地绽放于高高的枝头，美丽，高傲，也令赏花人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。从这一点来说，玉兰和莲花都是高洁的君子。

愿做一朵玉兰树，不惧寒风，不畏世俗，永远做自己灵魂的摆渡人。

——摘自《西安晚报》



儿子起起的生日是3月9日，过3天就是一年一度的植树节。当“生日”遇上“植树节”，似乎栽一棵“生日树”就变得顺理成章了，让儿子亲手栽的每一棵树伴随着他茁壮成长，也让他以“栽一棵树”的方式，为植树造林、绿化环境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。

每年过完春节，儿子都在期盼着春暖花开的三月，因为生日那天我们要回老家，和爷爷奶奶一起种植生日树。可去年刚进三月，疫情形势突然严峻起来。眼看着生日越来越近，渴盼的植树活动看着要泡汤，起起反锁了房门呜呜呜呜地哭起来。

我和妻子反复劝说，越劝房间里的哭声越大。后来妻子猛然想起单位召开“云会议”的事情，一下有了主意：“起起，你开门，其实我们也可以‘云植树’，让爷爷奶奶帮助你，在家里也能种出一片春意盎然的春天……”

生日那天，吃过早饭，爷爷奶奶到镇街的苗圃去选购树苗，买树苗和肥料的钱起起一定要转给爷爷，爷爷推脱：“乖孙子的钱留着买玩具买零食，买树苗的钱爷爷有！”“爷爷，我的‘生日树’按理必须我自己去栽，可现在回不去，只能麻烦您跟奶奶了，可这钱我得自己出，不然就没有意义了……”起起一字一句说得极认真。爷爷只好收了钱，摄像头对准了栽柳树苗，起起给自己挑了一棵树干青翠的树苗，也给我和妻子各挑了一棵树苗，奶奶提着树苗和粪便袋子，爷爷扛着镐和铁锨提着水桶往后山去了。

以笔书写的年代，用笔写很长的信、写日记。热爱文学的人，当然也是用笔来进行创作。想想当年的方格稿纸，现在还是难掩兴奋。我用笔写了很多小说，后来做律师，也用笔写起诉状和其他法律文书。

上世纪90年代，很多作家开始“换笔”，就是改为用电脑写作。学生时代曾普遍使用的圆珠笔，如今市场上好像少了，这种笔写的字时间长了字迹容易模糊，写的时候弄不好手上会蹭上笔油。钢笔比较高级，过去，能有一支好钢笔是挺骄傲的事。但有的钢笔总是漏水，我一度怀疑我手指上的钢笔水这辈子也洗不掉了。有人用更原始的蘸水笔，这也要用钢笔水。那时写着字会有钢笔没有水而又找不到钢笔水的情况，很麻烦。现在人们用的签字笔很方便，质量也好。

当年用电脑写作，很多作家经历了新奇、不屑、震惊和追逐的过程，当然最后是大多数人都接受了。当时各种媒体为此没少讨论，有的作家在接受采访时说，用电脑写作是隔着面纱和情人接吻，因为在想好一个句子的时候，大脑里应该是想该怎样把这个句子写得更优美，而不是想着用拼音字母或者五笔字型的字根。有的作家则大呼过瘾，到处向同道中人进行宣传，“纸面”清清爽爽，再也



以“云植树”的方式拥抱春天

◇魏青峰

过了好一会，爷爷发过来视频，显然他们已经上了山，爷爷把手机对准了小树林，七年了，最初栽植的杨树已经有手腕粗了，起起看到视频里杨树、榆树上抽出了嫩叶，激动得都快蹦了出来。

休息了一会，奶奶拿着手机开始录视频，爷爷举起镐准备挖坑，“爷爷”起起担心地说，“您要离去年的树远一点，老师说过，树伤了根，会活不久的！”爷爷又往边上挪了挪，先清理掉林地上的料姜石、碎石块，地上长着几棵刺蒺藜，爷爷让奶奶靠近拍：“起起，认识吗？这叫刺蒺藜菜，你爸小时候，每顿饭都吃这个！”“爷爷真逗，那叶子上长满了刺，能下咽吗！”“用开水煮过后，刺就软了，可以就着饭吃！”回忆儿时的饥荒年，我不免颇多感慨，“小时候有得吃就不错了！”

那边爷爷开始挖坑了，上面的土层干硬，挖几下，爷爷都要喘会气，毕竟六十多的人了！往下土壤就好挖多了，连着挖几洋镐，起起给自己掏了出来，掏半个小时，三个坑就挖好了。爷爷掏出小手巾擦把汗，接过奶奶递过来的杯子喝了几口水，就提着水桶去坡下的山泉提

水，奶奶小跑着跟在后面，手机镜头一阵抖动，屏幕里一会是沟壑纵横的远山，一会是爷爷摇摇摆摆的背影，一会是晃悠悠的水桶。

给坑底浇过水，等水渗透了周围的土壤，爷爷抓了一把粪肥凑近了手机镜头：“起起闻一下，臭不臭？”“把把呀，爷爷，臭死了！”起起嫌弃地假装要晕倒。爷爷笑着把粪肥在坑底铺了一层，再覆盖一层鲜土，随后把树苗拿出来，把树根置于坑内，奶奶一只手录视频，一只手抓着树苗，在爷爷填土时，尽量让树苗保持直立。坑填满后，爷爷又把树根周围的土踩实，山上风大，有时会把小树苗连根拔起，最后在树根部浇上水，很快三棵树就栽完了，爷爷奶奶的栽树任务圆满完成。

爷爷奶奶下山前，起起让奶奶把手机对着小树，他要跟小树说几句悄悄话：“小树小树，你快点长大，明年我过生日再来看你。”

这不，起起已经期盼着几天后种生日树的事了。

——摘自《兰州日报》

数次“换笔”

◇杨仲凯

不用涂来改去的，复制、粘贴，随意拖动文字，这也太方便了。确实，作家用笔书写的时代，日常的很多工作不是创作，而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誊抄文稿。

那时我已经二十出头儿，处于手写状态。我既没有自己的电脑，也不会用电脑打字，在“换笔”的过程中，我感到那些老作家是很了不起的，我这个年轻人接受新鲜事物尚且感到困难，不知道他们是怎么那么快学会用电脑写作的。当然也听说过很多作家因为电脑故障而丢失文稿的事情，当然也替他们感到可惜。

最近几年，我又“换笔”了——很多时候是用手机写了。用手机的最大好处是灵活，比如在车上的时候有时候很漫长，一个车程下来，能写不少东西，就算是在地铁上站着也不影响手指的操作。就算是等人的十分钟，都可以写下不少文字，这样就可以充分利用零星时间了。当然事先有提纲，打好腹稿，知道自己要写什么，就可以很快进入状态了。就算是有一些大块时间，也有用手机写文章的可能，用什么写和在哪里写

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找到当下最合适的书写方式。

用手机键盘敲字而不是用电脑，那也还是“写”的范畴，我用手机更多的时候是用来“说”文章，语音转换的识别率很高，等到有更合适的时机，我再把说出来的文字规范修改一下就可以成形了。一样的场合之下，用手机是“写”还是“说”，没有一定之规，无非是像吃米饭还是馒头的选择。

就语音输入的问题，也有不少人持保守的意见，传统观念认为文章还应该是写出来而不是说出来的，因为说话好像是个浅层次的表达，思考的厚度好像差些似的。其实也不尽然，电脑写作时也要有个拼音和文字的转换，习惯了就好了，当年不是也有那么多的讨论和争议吗？

从书写到打字，再到语音输入是个很大的革命，是不是未来连说都不用了——意识里想到了，屏幕上就有了？现在还不知道。

——摘自《天津日报》

米芾的幽默

◇张斌峰

无可推索性把责任推给他人。他们的共同点是，不去思考怎样解决问题，而是“化繁为简”，把“烫手的山芋”扔出去，既不愿干事，又逃避责任。

我们在为邻县官吏的“聪明”发笑时，也要看到，现在依然有一些领导干部继承了他们“打太极拳”的本领。对于上级安排的工作，想也不想直接安排给下级；对于上级发来的文件，看也不看直接转发给下级。有了成绩，是自己安排得及时科学；出了问题，是下级贯彻落实不力。而一些基层干部，往下推无可推，向上得有交代，便寻理由、找借口，推脱责任。

这一现象，从各级纪检监察部门多次通报的不担当不作为典型案例可见一斑。

当领导干部就要干事，就要为群众办实事，把为民造福视为最大政绩，而不应遇到问题就躲、遇到成绩就争、遇到责任就推。对于上级安排的工作，要根据实际情况科学分析，努力取得实效。有了成绩，要让给真正费心、出力的人，鼓舞斗志。出了问题，要勇于担责、寻找原因、找出解决办法。

各级党政机关应建立科学的考核和选拔机制，在对领导干部的考核中，以工作实绩为标尺，以群众口碑为准绳，把有能力、敢担当、干实事的干部放在重要岗位，让那些但求无功、不求有功、敷衍塞责的“躺平”式干部无位无功、无处藏身。

——摘自《陕西日报》



试春盘，品清欢

◇杨兵

“渐觉东风料峭寒，青蒿黄韭试春盘。”春日春菜青嫩，闲时围一桌试春盘，带点古意，又带点诗意。

我喜欢吃春天的荠菜。天气还有点冷，地里的荠菜已伸着腰，一个劲往上长，沉醉于春风中。

“走，挖地菜包饺子去！”记得年少时，母亲在这个时节，便会挎着筐子，里面放着小铲子，高兴地喊我一同到田野挖地菜，乡亲们称荠菜为地菜。很快，母亲便在田边找到嫩绿的地菜，立即弯下腰，熟练地挖着，收获满满。

我们把新鲜的地菜带回家，母亲把地菜洗净，放入沸水中焯烫，捞出，放入冷水浸透再捞出，挤干水分，切碎。再将肉洗净，剁成肉泥，加入葱末、姜末、酱油、精盐、味精、胡椒粉、麻油拌匀，再放入地菜末搅拌成馅料，最后包成饺子。荠菜饺子蒸着吃或者煮着吃都是分外鲜香滑嫩可口的，菜香和肉香混合在一起，充分打开我的味蕾。如今生活水平提高了，大鱼大肉吃多了，我还会不时自己包点荠菜饺子来吃，感觉回味无穷。

腌地菜也是母亲的拿手好菜。母亲把新鲜的荠菜洗净，沥干，往滚水里焯一下，放入冷水中冲凉，捏干水分，放入糖、蒜蓉、盐、醋，淋上辣椒油搅拌均匀，即成下饭的好凉菜。现在，她还会把亲手腌好的地菜寄给离家生活的我，让我尝尝亲情的味道。

母亲还爱炸春卷。她把肉剁碎，加入料酒、生抽、老抽、蚝油、胡椒粉，再加入焯好切碎的地菜，加盐、少量淀粉调好馅料，然后用春卷皮包裹，放油锅炸成金黄酥里嫩的春卷，真是老少皆宜。

地菜还可以蒸着吃炒着吃，天然健康，能品出春天田野的风味。在他乡，每当吃地菜的时节，我便想念家乡地菜的美味。现在菜市场也有新鲜采挖的地菜卖，我会买来自己做，这嫩香的接着地气的菜，能让心情飞扬起来。除了荠菜，春菜还有不少，米苋、春笋、菠菜、豌豆头、马兰头、枸杞头、芦蒿尖……又鲜又嫩，可以清炒、油焖，也可以炖肉，无须浓烈，合自己的口味，便是好味道。

“雪沫乳花浮午盏，蓼茸蒿笋试春盘。人间有味是清欢。”试春盘，品的一种诗意、心情和情调。春暖春风春菜，透着青绿之雅，恬淡怡情处，皆是岁月静好，心中怎不生出不负春光、热爱生活之念？

——摘自《广州日报》

春天，音乐洗尘

◇黄玲玲

一只鸟在啾啾，一只虫子在萌萌，开冻的河流悬浮着碎冰。一缕阳光洒下来，金光穿透森林，一只松鼠蹦蹦跳跳，旗杆似的尾巴蓬松如花。小野花绽放，散发着清香，穿纱裙赤脚的少女在奔跑，如轻风一般。急促的节拍响起，面目狰狞的野兽穷追不舍，那步步生莲的脚步就乱了，弦音如利箭射出，时而高亢奋进，时而低回婉转。突然野兽与少女止步，眼前豁然开朗，世界没有纷争，万物和谐而生。乐声悠扬，琴弓缓缓而下，万物俱静，保利大剧院鸦雀无声。

这个春天，我在听一场少年弦乐团演奏的音乐会，孩子们紧密配合，完美地把春天的勃勃生机演绎得出神入化。下半场时，群星闪烁，几十把提琴合奏起大家耳熟能详的乐曲：“加勒比海盗”“红星歌”“敲敲敲”，随着指挥的手势，洪亮的、饱满的、紧锣密鼓的、俏皮的乐声穿插响起。特别是“敲敲敲”，孩子们全部用上了

拨弹的演奏方法，像在舞台上快乐的游戏，尽显童真。

“皇后乐队”乐声响起前，指挥背过身来，示意观众加入，随着节奏鼓掌，那是足球赛事上耳熟能详的暖场歌曲，熟悉的乐声让观众群情振奋，踏步声，鼓掌声，整个剧场沸腾起来，演奏的孩子们看到这一幕，纷纷微笑。

孩子们早上8点钟就来走台，并投入最后的彩排，到晚上10点表演结束，一个个累得腿酸，但这次盛大的演出，在他们人生的道路上又添了精彩的一笔。那些苦痛，把一首曲子练上成百上千遍的乏味枯燥感，那些被家长逼得泪水涟涟的时刻，都抛到脑后了吧。舞台上的光鲜亮丽，是孩子们牺牲了多少玩乐和休闲时光换来的。他们以弦乐洗净了我们的耳朵，在这个春天，草芽初生，草木繁盛，花朵绽放，溪水潺潺，蝶飞蜂舞时，我们会更灵敏地捕捉到。因为，音乐洗尘后，所有人的内心更明净。

——摘自《扬子晚报》

花柳分春

◇林赶秋



每当春风轻拂，柳树婆娑其下，是那么的袅娜娇无力，许是有见并有感于此，诗人们常采撷之以比兴美人。如宋之问《和赵员外桂阳桥遇佳人》：“江雨朝飞艳轻尘，阳桥花柳不胜春。”顾云《咏柳》：“斜傍窗窥舞态，低临妆阁学愁眉。”白居易有姬人樊素善歌，有妓人小蛮善舞，他曾为之吟诗曰：“樱桃樊素口，杨柳小蛮腰。”依依也是柳丝舞风的标志性姿态，依依不舍又是人送别之常情，柳谐音留，因此从汉代开始形成了在长安霸桥折柳送别的风俗，诗人也随之赋予柳离别相思的象征意义。如李白《忆秦娥》：“年年柳色，霸陵伤别”；许景元《折柳篇》：“折芳远寄相思曲，为惜荣华难再持。”

——摘自《今晚报》